

羿與娥

王啓川

帝俊：「給你一張弓，十隻銀箭，派你下界替天行道，為民除害。」

荒郊的氤氳籠過上梢的明月後，入秋的山嵐颯颯地掃過原野，卻遲遲地不肯落腳棲息；間有落單的狼匹，嘶啞地哀嚎，而抖落一地的月色，綴補不住滿地的瘡痕，兀自地在幢幢樹影中招搖。

山巖的頂端攪著后羿單薄的衣衫，孤零地佇在禿濯岩石的上方，提著他那把斑駁的彤弓，手中緊緊地握著僅存的銀箭。

銀箭落在豔陽的喉舌，轉眼間，太陽有如洩氣的皮球，在迅速地褪去他的熱度與光采後，就為漫天的羽毛，淒創的飄落。

「八月十五。」

后羿擱下手中的銀箭，遠處的狼隻斷斷續續地對著月嗥鳴；后羿猛不防反手抽出背上的箭，搭在弦上，覷著頭上的明月，慘然地咳了兩聲，終於勉強壓抑住喉頭的酸腔。

「咻！」，箭脫韁似地剖開果凍般的氤氳，旋即傳來狼隻裂膽破肝的慘叫與逐漸平息的乾嚎。

「我失手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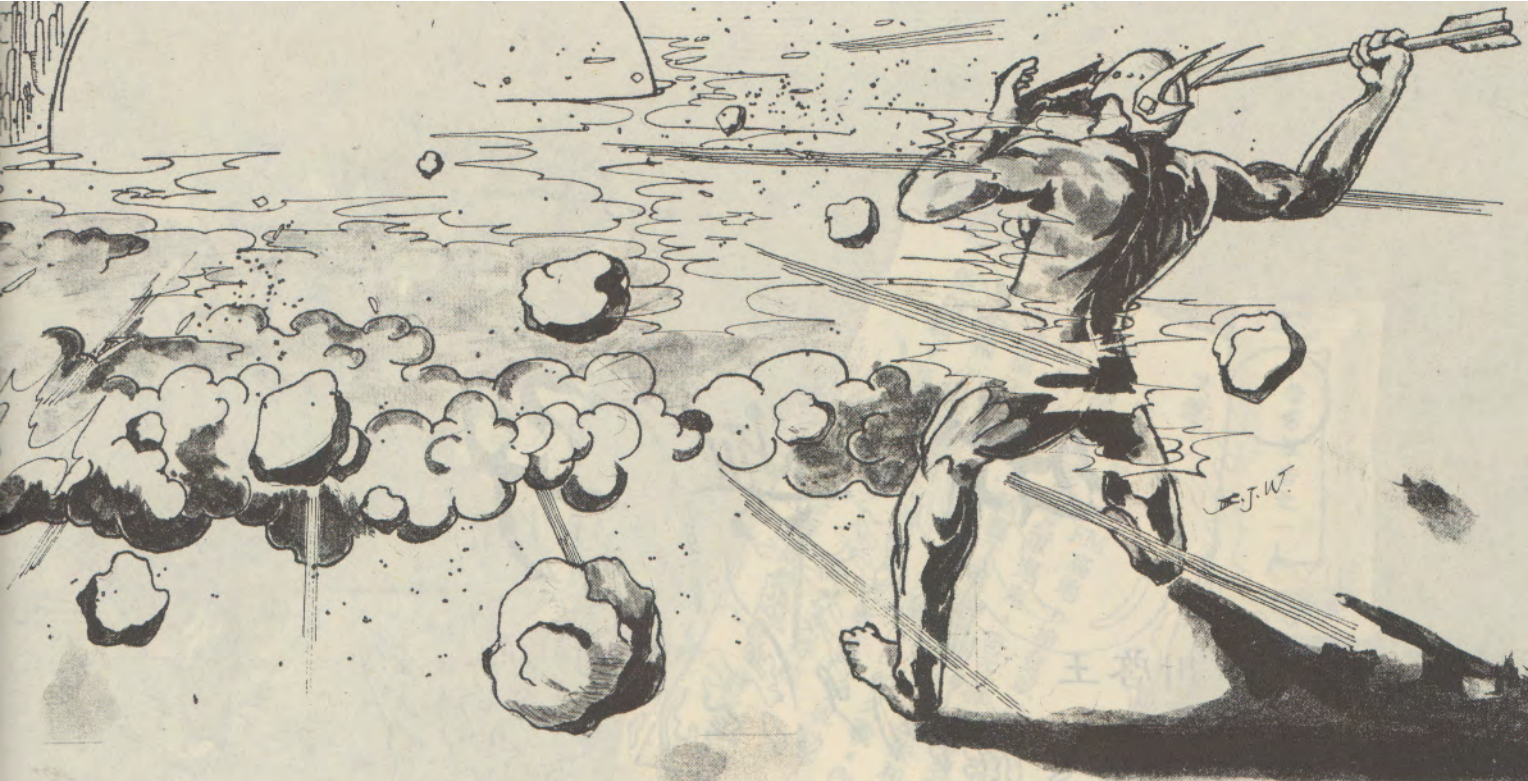
后羿企頭望著月道。

「我沒有射中他的心窩。」

「一如你賴在我的心窩不走，而我卻無能邁入你的胸膛。」；后羿的臉龐，愈加地蒼白了。

后羿張開弓，躊躇滿志地咧開嘴冷笑，笑的天上第十個火球直發毛，此時，僅存的日頭悻悻地閉口

了！
「射落了我，將是永恒的黑暗，哀鴻依然遍佈……」
於是后羿放下了他的弓。



后羿悄然地望著月。

「妳記得嗎？」

「當我猛然抬頭盯著頭上最後的一個豔陽時，他戰慄求饒的神情嗎？我曾射落九個太陽，九個，一個也不少。」

「然而，」

「我不該放過他的，因為我的心房漆黑如昔，我是不該放過他的。」

「千不該萬不該。」

「妳知道嗎？」

灼灼逼人的月光擱淺在后羿白皙的臉龐上，他有些心虛，咬著搖動的嘴唇，恨恨地垂下了頭，幽幽地道：

「妳為什麼不能瞭解我？」

后羿唇上的齒痕依稀地滲出血絲來。

皓月仍然皎潔光輝

「我曾射落九個日頭、九個太陽、九個……。」

高亢的音調不愠不火地冷卻稀釋，低垂的臉形抹著幾許扭曲，一如搖尾乞憐的老狗；他知道，他正在加速度地衰竭中，他的勇氣信心宛如開閘的大壩，壩兩頭的水位差正疾速地在縮小，而他卻無力按捺下心頭的那一口閘門。

「不！！」

凝聚一身元氣的后羿，試圖在這一聲「不」的咆哮裏挽回心頭的頹勢。

「不！！」

「不！！不！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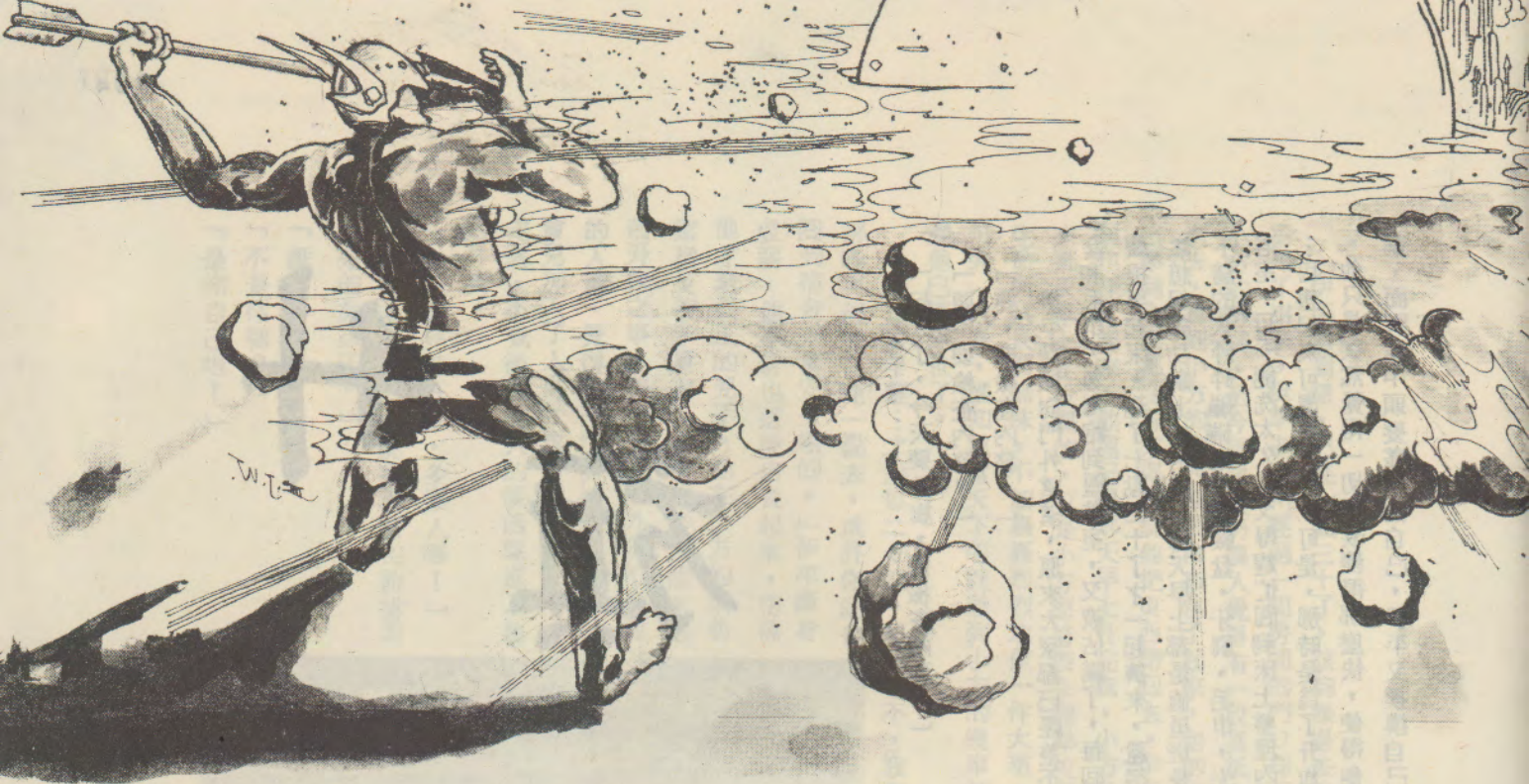
狠狠地抬起頭切齒地瞪著明月，毫不遲疑地拾起地上的銀箭，火速地搭在絃上，對著月，瞄著她，散盡全身力氣將絃往後拉，拉，拉，直到繃緊的張力溢出弓外。

「放箭！放箭，后羿你快放手。」狂野的吶喊排山倒海的攻上后羿的心頭。

「放手！放手！后羿你放箭啊！」豆粒般的汗珠涇涇地擦過後羿的額際。像一具火化的蠟像，無助地控訴生的凌遲。

「放箭！放箭！后羿你畢竟放手啊。」

滲血的明月愈加的鑑人與亮麗，吟吟地拂著他的臂膀，彷彿久別重逢的戀人，滿羅滿筐的情思，一時竟也傾倒不出。



明月，瀟灑地滑落，呼喝漫天的腥風血雨，焦灼在后羿的周遭，剎那間，血匯成河，噬去原野的外衣，泛過山嶺，湮沒了大地，也同時捲走了后羿。

「后羿！放箭！你快放箭！」

「放箭！」

「放手……」

「后……羿……你……快……放……手。」

(三)

飛砂走石劃過空曠的礫原，留下光禿的枯木，閤啞地哆嗦。寡婦的黑斗篷遮去了滿天的星斗，唯有接壤於地表邊緣的一輪明月，羞澀地散發疲憊的光暈。

雖然，那不是明月。

孤幹下立著蒼蒼的老嫗，佈滿青筋的雙手，持杆機械地擣動，下削的雙頰與高聳的顴骨凹凸有致地烙在滿佈線條的獐獍裏，彷彿久旱不雨的大地，充塞龜裂的貧瘠。陷落的眼槽，囚著渙散的眼神，牽強地挾持返照的光暈，乾癟的雙唇喃喃地咬合，靜瑟地恰如膜拜神祇的虔誠。

真的是好久前的事情吧，當滾落頰際的淚珠依然晶瑩剔透，當頰上猶有兩酡紅雲的際會，然而，曾幾何時，歲月已成無意義的輪迴，而時間早已淘盡她眼井裏的最後一滴水，縱使憂愁痛苦似乎再也泛不上心湖，七情八慾甚至各於出現這齣永不落幕的默劇中；但同時，她已在自己的腦海裏慘遭滅頂，僅留下一具歲月啃噬的軀殼，一具永遠不死，但卻不能不老的身軀。

偶爾，姮娥會擱下她手中的木杵，拾起她童騷般茫然的臉龐，沒有憑弔遺蹟的悵惘，但仍失神地瞭望蒼穹盡處的那一座故鄉，意義早已葬在背光的死灰中，所有的反射動作不啻是借屍還魂的曩昔，下意識地在她心頭爍著磷光與鬼火。時間早已伴隨不死而靜止，意義、價值也同時一併鎖入水晶球偏促的時空裏。

姮娥深深地舒了口氣，再一次地拾起地上的木杵，依然是無意識的機械擣動。
頭上的明月皎潔如昔。

雖然，那不是明月。